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三



院图书馆

贵州人民出版社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三

一九八二·六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黄天虎

民族英烈传

(三)

王志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90千字 插页6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0

书号 10115·455 定价 1.50 元

回 目

- | | | |
|-------|----------|-----------------|
| 第八十一回 | 判邪正前因生后果 | 别忠奸新事有旧原……(1) |
| 第八十二回 | 脱魔掌坦途逢狭路 | 入虎口新朋念旧情……(10) |
| 第八十三回 | 叙往事好汉惜英雄 | 谈现状土匪胜高官……(18) |
| 第八十四回 | 记深仇遗恨锥子嘴 | 汇暗流角逐白岔山……(27) |
| 第八十五回 | 防奸计暗结朱曹部 | 揭阴私识破吴仁心……(38) |
| 第八十六回 | 乱耳目汉奸张布告 | 显身手刘妹逞玩风……(48) |
| 第八十七回 | 真发动宣传要抗敌 | 假做作投机为缓兵……(57) |
| 第八十八回 | 遭暗算民族存气节 | 伸正义大众悼英魂……(67) |
| 第八十九回 | 乡学究缅怀乡学史 | 抗日会欢迎抗日军……(76) |
| 第九十回 | 息众怒吴仁忍嫁祸 | 顾大局魏克巧行权……(87) |
| 第九十一回 | 曹大脚因小竟失大 | 朱黑痣由易而知难……(95) |
| 第九十二回 | 失众望义军出败类 | 得芳心才子赋恋诗……(105) |
| 第九十三回 | 明顺逆伪军谋反正 | 知进退义军急练兵……(117) |
| 第九十四回 | 朱曹部撤离北岔山 | 晋绥军集结大梁底……(126) |
| 第九十五回 | 要抗日竟防抗日会 | 迎友军阴谋袭友军……(134) |
| 第九十六回 | 藏内奸内部多摩擦 | 称雄才雄心独揽权……(143) |
| 第九十七回 | 举义旗洪流汇张垣 | 递降表群奸卖平津……(151) |
| 第九十八回 | 迷魂阵军士开小差 | 闹市口班长争大义……(163) |
| 第九十九回 | 假抗战汉奸兴恶浪 | 真醒悟俘虏表良心……(172) |
| 第一〇〇回 | 释误会军民齐怒吼 | 造谣言官绅露丑行……(187) |
| 第一〇一回 | 卖国贼施展豺狼计 | 千城将痛斥狐狸精……(195) |
| 第一〇二回 | 大主笔大言不抵抗 | 总司令总说要救亡……(206) |
| 第一〇三回 | 冯玉祥揭起抗战旗 | 察哈尔组织同盟军……(216) |

第一〇四回	造分裂散布悲观论	固团结加强必胜心……(228)
第一〇五回	同盟军收复康保县	天主堂飘扬法国旗……(237)
第一〇六回	政治部注意整军纪	教导团准备出奇兵……(249)
第一〇七回	秦副官遇险又得救	褚黑蛮福至而心灵……(257)
第一〇八回	大小姐愿为将军妾	二少爷不做亡国奴……(267)
第一〇九回	施毒计害子争私利	伸正义杀父报公仇……(280)
第一一〇回	生活苦婆苦媳更苦	日子难妻难夫亦难……(291)
第一一一回	逞兽欲鬼子遭恶报	动公愤伪军举义旗……(302)
第一一二回	冯玉祥通电传捷报	吉鸿昌会议谈进军……(312)
第一一三回	教导团攻占小孤山	骑三师猛冲西菜园……(322)
第一一四回	违军令丧师甘伏罪	立战功报国愿尽忠……(331)
第一一五回	谈困难部下提条件	接关系俘虏访知音……(339)
第一一六回	军机组彻夜商策反	总指挥通宵巡军情……(349)
第一一七回	程二虎防守开通道	张小鼓监视露隐情……(362)
第一一八回	抗日军部署总攻击	突击队准备出奇兵……(371)
第一一九回	乔亚光求荣卖人命	刘申甫归正识时机……(382)
第一二〇回	刘金龙醉迷金窟梦	张大壁面斥大汉奸……(395)

第八十一回

判邪正前因生后果 别忠奸新事有旧原

却说锥子嘴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它的名字。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没什么重要性。至于一些闲得万分无聊的名人雅士们，一辈子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就是游遍五湖四海，也不会到塞外荒原上这块偏僻苦寒的地方来。即使是过路的旅客，也未必会把它的尊号留在记忆里。总而言之，这样的穷乡僻壤，真所谓卑卑不足道也。

但是，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正要酝酿一次大事件，必须从这个卑卑不足道的地方谈起。

这一大事件，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七七”事变前，那时整个中国也在这两大潮流下变动着。然而，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在空前浩劫下，还要蒙受无限的耻辱。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竟一律被看成是不抵抗的软弱的民族。睁开眼睛看看吧，无论在通都大邑，无论在穷乡僻壤，无论在怎样艰苦的地方，除了那些少数的“上层”人物，哪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甘心屈服的？试看：北伐大革命遭受挫折时，我们中国人就举行了南昌起义；东北沦陷，华北危亡之际，我们中国人在抗日前线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如果说，南昌起义是我们中国人力挽狂澜，在南方举行的一次最大的武装起义，则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就是我们中国人抗敌救亡在北方发动的武装起义。

这两大潮流——国民党卖国政府代表的投降派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阵线——的对立分化，随着日寇的猖狂进攻，日益加

剧，日益尖锐起来。我们的抗日民众，不但是外寇的死敌，也是内贼的对头。锥子嘴这个小小的地方是这样，在整个的中国也是这样。

锥子嘴的区公署，是当地的最高行政机关，区长孔直自然也就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人物了。他的大儿子孔学诗是士官生，现任“协和军”的高级参谋；二儿子孔学礼是留美生，在南京“国府”任要职；他本人是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老爷，自来就是所谓“望重乡邦”的人物。他不愿为官，常说：“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的清高颇受到地方士绅的敬重。但是他慨然屈就这个“最高长官”的位置，却是日寇以一百二十八骑进陷承德以后才促成的。因为在如此紧急关头，如此混乱的局面下，在士绅当中只有他才算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说实在的，地方上的那些“首脑人物”，无论是国民党的，或是“新民会”的以及什么也不是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多人都拥戴他。就连那个保安大队长延飞也向他表示效忠说：“老太爷，你要我的右手，我不敢给你的左手，你叫我走东，我不敢走西。”有些会咬文嚼字的人总是说：“老太爷，我是唯你的马首是瞻。”还有表示得更亲切的：“你老的诗书，中国还有几个比得上？哪个朝代的‘前朝与后汉’，你老不精通？跟你走，还会有走错的？”

是的，孔直老太爷的头脑里确实装了不少的古先圣王之道，一开口就离不了四维八德，说起道理来总是引经据典，而那些“道理”又大半是一般人摸不清而又不肯随便怀疑的。例如他自从“屈就”区长以来，随时随地发表他的“正统论”，除了许多令人难懂的经典和大道理，他的结论到并不深奥：大家都是大清的遗民，现在的“康德皇帝”才是“真命人主”。他表示，他最崇拜他们的“曾文正公”，而且常常以此来教育他的两个“犬子”。他宣称：他要“救斯民于涂炭”，“挽狂澜于既倒！”

年近古稀的孔老太爷，居然还有这股子“兴灭国，继绝世”

的劲头，精通相法的人都称赞他有“异秉”，“你看，那个脸，黑中透红！”而一般人心里却很明白，象他那样的日子，谁还不会延年益寿？他住的院子，比锥子嘴还大；讲吃的，一切土产应有尽有，用不着花钱去买，就连远处的名产，也随时有他的“犬子”和亲友来孝敬，从不感到缺乏的。至于穿着，他府上男女老幼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全是本地难得买到的好料子。他的家庭，除俩老外，除了两个儿子儿媳外，还有几个未满十岁的孙儿孙女。而他家奴仆却比他全家人口还多两个。但，请读者切勿误会，以为这位老太爷太浪费，养了一大群“饭桶”——这是他对仆人惯用的名词。其实不然，他都作了妥善的安排，有培植花果的，有种植蔬菜的，有照顾猪羊鸡鸭的，人人都有专业，而且从早到晚没有一刻空闲。现在他屈就区长的职务以后，这群“饭桶”都编入区署的公役名册里了。

孔老太爷的日常生活也是很讲究的，他常常以此向他的左右夸耀：“生在这样的乱世，实在也只有独善其身啊！”他的养身术是理学和道家的综合，讲究营养，力求闲适，早晚练“气功”两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他的家政是奉行的“朱子治家格言”，尤其是那一群目不识丁的奴仆，在他的“格言”管束下，总是忙得喘不过气来。这位老太爷只要有空，就要巡视他的花园、果园、菜园、畜牧场，他总会找些事来叫他的奴仆们干，累到天黑尽也难以搞完。每天，少不了有些“面子上”的人物来，或下棋，或打牌，或欣赏古董、书画。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帮闲客也就很自觉地告辞了。

可是，当了区长以后，孔老太爷却有些难以坚持他过去的生活规律了。尤其是最近几天，登门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从围场沁，从省城，总不断地有些远客来往，使他的生活忙乱起来了，甚至在忙乱中，带来了不少的烦恼。其中，最使他难以容忍的是，竟有人对他的主张妄发谬论。他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损

害，自有生以来这算是头一次。

为了这事，他也曾经把区学委员楚萱叫来追究过，要他对自己找来的那个小学校长负完全责任。楚萱很有把握地说：“魏校长就是说话随便一点，其实，绝不会有什越轨行为的。”不料旁边有几个人动了肝火，气冲冲地警告楚萱：“他敢有啥越轨行为？叫他说话小心点！”

区学委员这才感到了那些平常那么熟识，那么客气的朋友，今天都对他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一个个的眼光都显得很刺人。在这样严肃的气氛下，他紧张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向是想两面敷衍的，以便在地方上培植一股新的力量。他采取的办法是既不保守落后，又不激进。他认为这样的办法在平时可以取得各方面的谅解，到了相持不下时，也可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今天的情形却使他无法调和，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逼着他非立刻表明态度不可。

“总之，这件事情，我是要负完全责任的。”终于还是他打破沉默，站了起来，好象在向大家宣誓：“我对于老太爷的一片忠心，以后用事实证明好了。”

他注意到室内的气氛缓和下来，才向大家告辞，并说他要立刻去找魏校长，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主见。

还没有过清明节，在室内就感到有些闷热了。他一个人退出那间宽敞的大客厅，经过走廊，望着那些刚发芽的花草树木，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娇嫩。他的心情也感到了非常清爽。他绕过弯弯曲曲的路径，走出大院的大门，才发现平时跟随在老太爷身边的那条狼犬，在他身后一声不响地跟了出来。

他一直向中心学校走去，脚步却越来越慢，许许多多的杂念涌上心头：魏校长同他自小就同学，他们一直维持着很好的私感。魏校长对人的一片忠诚，他认为是很难得的朋友；魏校长学

识渊博，他是非常敬佩；魏校长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他也是心悦诚服的。但，现在他觉得各人的处境不同，也就不能不有各人的打算。他也不知道，魏校长平常讲的一番道理，他是无法非难的。但他想到自己一大家子老弱妇孺，想到多年积蓄起来的家业，他是不能不委屈求全的。他想：“你姓魏的一个单身汉，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你有什么牵挂？”于是，他要去向他的朋友下最后的忠告，但他知道他这个朋友是最会讲大道理的，实在说不过他，就只好去说明自己的处境，各行其志，好朋友一定会谅解自己的。他想：士各有志，理有从权，君子不立于崖墙之下，轻身送死，也非英雄。这不是是非的争执，这是生死的选择啊！他打定主意，心头似乎轻松了一些，步伐也加快了。

清明节后的第二天，区公署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除了一些公事人，许多士绅也都邀请到了。主席台上虽然高悬着“总理遗像”，会议开始时却没有恭读“总理遗嘱”。据大会主席报告，热河省政府和县府都已经脱离了南京政府，归顺了满州国，并且已经来电报叫改换旗帜。区公署为了尊重大家的意见，关于易帜的问题，要大家来公决。

首先感到惊诧的是中心学校校长魏克，他没有想到情况变化得这样快。他按捺着满腔怒火，用最大的耐心等候着主席的报告结束，立刻就站了起来，要求发言。他本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大家，把急转直下的危局挽救过来。他以为至少可以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然而，当他刚一开口：“我们不要受别人利用，不要只顾眼前的利害……”蓦然，大队长延飞的吼声打断了他的发言：“魏校长，请停止你的金石之言。我们在这个生死关头，谁愿听你的那些大道理，空话救不了大伙儿的命，力量才能保护大家的安全。谁的力量大，我们就服谁！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受什么利用？我们要替老百姓设想，莫说锥子嘴卵子大的地方，就连承德府、围场沁也望风归顺……”

商会会长姜胖团坐在一旁磨皮擦痒，时起时坐，没等大队长的狂吠声停息下来，他就抢着叫喊道：“事到如今，还有啥说头，我们这块弹丸之地，即使是珍珠玛瑙，你也保它不住。精灵人不吃眼前亏，无论啥事都象做生意一样，要看人行事，随机应变；人家看中你的东西，你又惹不起别人，倒不如陪着笑脸送上去，既可免祸，又能讨到好处，说不定还会一本万利哩！”刚坐下，他又站起来补充道：“做生意，最好有吕不韦的眼光，要懂得什么叫‘奇货可居’。我认为：现在的皇军就是‘奇货可居’，鄙见如此，特向诸公请教！”

会场上一片沉默。区学委员楚萱感到许多杀气腾腾的眼光射在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是的，我们要为老百姓设想。要这样才不使地方受害，人民遭殃！”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坐了下去，却又感到脸上好象有许多虱子爬得痒酥酥地；胀红着一张脸回转头来向着魏克说：“我们不能再固执书生之见，应该随环境变化才行，你老兄觉怎样？”

他没有心情来答复，只注意到会场上的人在楚萱发言后，都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嘴脸，却唱着同一个腔调，显然是预先就布置好了的。最后主席、区长孔直，竟然作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决定易帜，由区公署先拍一个电报到承德，明天就派代表到围场沁去。”

“主席，我还有一点儿意见”。魏克憋着满腔的怒火，好象发了疯似地跳起来：“今天既是所谓会议，就有我说话的权利，我反对卖国投敌！反对卖国求荣！”紧张的空气压迫下人们的心直跳，大家都绷着脸，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魏克，全场没有半点响声。他的眼睛充满血丝，横眉怒目在会场上一扫，破口而出，声震瓦屋：“我要向全国老百姓申诉：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就随随便便地能够决定下来的！”魏克换过一口气，发出沙哑的怒吼：“请问，老百姓都愿意这样干吗？哪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愿意当亡国奴？”

他刚坐下，喘息未定，只听区长孔直发抖的声音叫道：“魏校长，你要认清形势。”主席的一对眼珠好象要暴出来，发抖的手连连拍了几下桌子，警告道：“这是会议，不能由你在这儿随便乱跳！”接着，大队长延飞一拍桌子，大声叫道：“你任意扰乱会场，该当何罪？”

“真是岂有此理！”姜胖团的吼声更大，压住了所有的嘈杂声：“谁是亡国奴？请魏校长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主张换旗帜，又不是换日本旗，这就成了亡国奴了？这是哪儿的话。”

紧接着，人们纷纷站起来质问。这时，魏克已经无法压住自己的怒火，他完全忘却了当时的处境，忘却了眼前的利害，忘却了将来的后果。他在大众的呵斥下，忍不住破口谩骂。经过了一阵剧烈的骚动，魏克被扣留了。

事变是在下午发生的，不到天黑，消息就传遍了锥子嘴和附近的村落，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有的怪魏克这样轻举妄动，太不自量，惹火烧身；有的觉得魏克这种精神很令人佩服。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之下，大部分人都为他担心，担心他将来的命运。尤其是中心学校的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担心失去魏校长以后，不堪设想的变化。魏克呢？这时也有些失悔，可是他自己却又是另一种想法，也觉得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把所有的事情耽误了。于是，他想起了在北平介绍他参加学联的郑君义同志，他们在学生运动中，每一次行动后，差不多都要给他这样的批评：“你的情绪很高，但有时太冲动。”在小组里，同志们常常向他提意见，说他在思想认识上进步很快，但，对于反动派却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说他很富有革命热情，但，感情太冲动了。因此，他们多次讨论通过他的组织关系，始终没有成功。郑君义特别对他关心，唯恐他因此灰心失望，常常在行动中鼓励他，只要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可能成为很好的革命干部。“我们的革命太需要干部了！”这是郑君义经常谈论的问题，魏克听得很熟悉，“我们

的革命，客观要求很迫切，但主观的领导力量却不够得很！这当然是由于中国社会情况太复杂，变动太快，因此，使我们走很多弯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立场要坚定，方法要灵活，行为要果敢，遇事要沉着、小心，千万不要感情冲动。”这样的劝告，他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却忘得干干净净。当他去年离开北平时，郑君义向他传达了上级组织的决定后，又谆谆告诫他：“你去新区开辟工作，正好磨炼你自己。你的热情很高，只是还有一些个人的幻想和爱冲动……”果然，现在竟完全失败在这一点上。对于那些家伙，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发生幻想呢？在那样的会议上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尤其是最后的谩骂，除了暴露自己，影响整个工作，还有什么作用呢？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竟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下完全断送了。于是，他又想起了一年来受他的影响，在保卫家乡的号召下团结起来的那些同志，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正要靠他出主意，而他竟在这时自投罗网。他也想到了团练局的师爷吕尧生，那个家伙无论对于什么事情，总是缩头缩尾的，没有一点儿魄力。这样重大的事情，胆量太小是担当不起的。他又想到了保安队的班长赵得胜，想到了几天来常常在一块儿筹划的每一个人。他们无论对什么事都拿不准，听到这个消息还敢动？他还想到那个区学委员楚萱，平常给学生训话时，还常常提到岳武穆、文天祥，开口闭口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疾苦，完全置之脑后，多么可耻啊！完了，什么都完了。“他失望，他悔恨，然而他仍然忘不了最后的努力。他要向看守他的团丁说教，他要趁他还有一点儿“言论自由”的时候，尽他最后的努力。他宣传日寇侵华的暴行，他怒骂卖国政府投降政策的祸害……。然而站在门口的团丁却不作声，只是惊惶地四处张望。一直到半夜，已经换过了三次班，他的宣传没有得到半点

响应。他渐渐地被疲乏所征服，最后只剩下一声声绝望的叹息。

这是区长的特别“优待”，只把他看管在区公所的一间小屋里。桌上的豆油灯更衬托出深夜的寂静，他绝望的心情更感到了不可揣测的恐怖。他所有的精力已经耗尽，然而却又睡不着。一会儿，朦胧中隐约地从墙外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好象有人在挖地窖。这声音立刻唤醒了他的知觉，使他注意那些声音的方向，好象发生在墙顶上的窗间。他的心头燃起一片希望的火焰，好象要冲出喉管来。不一会儿，他清清楚楚地望着那一根根的木栏折断了，黑暗中伸进一只手来，不断地向他招手。他一翻身起来，回头望了望看守在门口的团丁，不见一个人影，只是一只手在门里急急忙忙地乱晃。他会意了，跳下炕来，将木凳子放在桌上，就爬上了墙头。他的头刚伸出去，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就把他拖出了墙上的窗洞。

“快换衣服，走！”

他立刻认出了是赵得胜，在墙脚下把一套军衣递给他，在耳边悄悄地告诉他：“口令是‘和平’，记住。遇上有人问，就说我们到牙儿坡放步哨。快走！”赵得胜又在身边取出一支手枪来，给他挂在腰间，拉着他就跑。在黑暗中，他分辨不出路径，只顾跟着赵得胜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窜。转过一个弯，在区公署的后面，两匹马拴在树下。他们翻身上马，赵得胜打头，先是缓步前进，出了街口，就飞快地向着漆黑的荒野中奔驰而去。正是：

国贼无耻毁长城，总把仇敌当恩人；

抢先承认伪满国，冠军未至先投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脱魔掌坦途逢狭路 入虎口新朋念旧情

67

六
甲
机

两匹快马在深山里奔驰一阵，踏上了崎岖的羊肠小道，那牲口的步伐放得缓慢了。魏克一心默念着他们在锥子嘴的抗日反满的计划，望着前面的赵得胜不作声，他的性子再也耐不住了，在后面叫道：“喂，老赵，你不要只顾跑，他们呢？”“他们也要在今晚走。”这样简单的回答以后，他又一声不吭了。魏克大失所望，长叹一声，抱怨道：“他们也要走？”赵得胜用沉闷的声音回答道：

“不走有啥办法？”魏克道：“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吗？怎么……怎么没有办法？”赵得胜道：“尽管人再多，没有拉在一块儿，这样的事情，谁敢出头露面？”魏克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由自主地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满怀怨气，闯口而出：“他妈的，都是些饭桶！”

“我们走吧，以后再说。”紧接着，赵得胜又以不耐烦的口气回答道：“其实，怎么能怪他们呢？”

这时，已经转过了一个小山坡，他们又加快了速度。寂静的夜空，只有呼呼的风声从耳边掠过，得得的马蹄声震动了山谷。漆黑的天空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星星，远近的山林现出朦胧的黑影。春天的寒气仍没有丧失它的威力，一阵阵地袭进他们的心。可是，他们却不顾一切，咬紧牙关任凭马儿在黑暗的世界里，向前冲去。一会儿，跑过了一个土坡，又转进一个山嘴来了。窄狭的小道围绕着山腰，上边是耸立的高峰，象一把利剑直插天空；下边是深不可测的幽谷。他们慢慢地沿着小道前进，总是走不出这个巨大的山沟。

“喂，老赵。”魏克在后面发问：“我们究竟要朝哪儿去？”

“到白岔山。”老赵接着反问：“你累了吧？我们翻过这个梁子，找个地方歇歇。这里还是锥子嘴管辖的地区，说不定还会遇到麻烦哩。”

“累什么！”他虽是在这么回答，自己都感到太勉强。“到白岔山去干什么？干吗要跑这样远？太远了，锥子嘴的事情怎好照应？”老赵回答道：“去白岔山我有办法，到那儿看看再打主意。”

魏克紧接着问：“你有朋友？和你什么关系？靠得住吗？”赵得胜回答道：“有几个老乡在那儿，从前我们在一块儿干过事的。”魏克又问道：“人怎么样？思想情况你了解吗？”

赵得胜斩钉截铁地回答：“还不坏，只要我去，敢保险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在那面搞好了，再把队伍拉来找那些王八羔子的算帐！”

话音刚落，前边的马突然站住了，连连地倒退，走在后边的魏克几乎摔下了马背。两匹马同时嘶叫起来，霎时，震得山鸣谷应。“妈的，这是啥玩意儿？！”赵得胜紧紧地抓着鞍子，惊叫道：

“啊，猛虎！”魏克紧紧地蹬着镫子，勒住缰绳，稳着倒退的马匹。一声呼啸，那只猛虎从乱草丛中，窜下山谷里去了。魏克的马还止不住倒退。

“好大一只！”赵得胜也惊叫道：“我们下来走吧，摔下去可不是好玩的。”虽是这么说，仍然没有下马来，只是走得更慢了。

“喂，老赵，你瞧！”刚朝前走几步，魏克惊慌地在后面叫道：“老赵，你看对面山坡上是不是有人？你瞧见没有，好象还有灯？”赵得胜急忙勒着马，东张西望，惊诧地问道：

“哪儿？！哪儿？！”两匹牲口停下来，在路旁啃吃枯草。赵得胜定睛张望一会儿，他笑了：“那是发亮的萤火虫。你瞧，我们这面不是也有些亮光吗？兴许是刚才把你的眼睛骇花了！”赵得胜笑着给他解释。魏克觉得很惭愧，回头一看左边的崖石上，果然有

不少的亮光在闪烁。他再也不作声，默默地跟着走。

春天的山谷很少虫鸣，马蹄声惊醒了山林中的雀鸟，扑扑地飞了起来，“鬼灯哥”（猫头鹰）一声声地怪叫，令人毛骨悚然。魏克这时感到难忍的饥渴劳顿，寒风刺骨，他要赵得胜找个避风处休息一会儿。“只要翻过这座山，就不怕了。”听到赵得胜的回答，他仍然不作声，咬紧牙关默默地跟在后面走着。

“你看！”霎时间，赵得胜又停住了，调过头来给魏克说，声音异常低沉、惊慌，“你看见没有？那才是灯光，在梁子上，准是有杆子①。”

正说着，灯光忽然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他们不敢再向前走，站在狭窄羊肠小道上默然了。他们骑的两匹马好象是因为过度的疲劳，现在停下来休息，高兴得一声声地嘶叫，对面山谷也响起了回声。“我们准备好吧，已经跑到这儿来了，还有啥办法？”赵得胜抽出手枪来，向魏克说：“前面不远就是锥子嘴同白岔山交界处，要小心。”他们不约而同地翻身下马。魏克的坐骑贪婪地啃吃路旁的枯草，一失脚滑下山坡，好在被一株树挡住了，他们用尽全身气力才拖了上来。“前边还有没有宽一点儿的地方？”对于魏克的问，赵得胜没有回答，他立刻就转身往前走。在转弯处现出了一个土台，长着几株高大的槐树。“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好了。”赵得胜把马拴在树上，低声细气地给魏克说：“不一会儿就天亮了，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也好对付，这儿有掩护的地方。”这时，魏克最难熬的是刺骨的寒风，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他们互相倚着，坐在那儿，竖起耳朵听。可是，除了马在身旁吃草的响声外，只听到自己的心跳。他们睁着眼，远远望去，只见残剩在天空的星儿闪烁发光，以及快要落下西山的弯弯的月儿。四山的寒禽叫得声声哀，冷月呀三更，你将没处归。

天亮前的黑暗吞没了一切。赵得胜了望一阵说：“兴许是我的眼睛花了，刚才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灯光？”“兴许是看错了的吧？”